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叶舒宪.元宇宙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1):1-17.

编者按:

元宇宙近年来成为国际性的内涵极为丰富的热点话语。2021年学界、业界围绕“元宇宙”的大讨论中,一种未来的互联网形态及其虚拟生活世界呼之欲出。元宇宙概念天然地关联到神话学一贯关注的元叙事、宇宙观问题,指向讨论人类对“人之于宇宙”这一基本、终极问题的思考。在既有的创世神话表达库藏中,诸如造天造地、绝地天通、换人种、撑天柱神话都在讨论不同层面上的多元宇宙问题,和虚拟、沉浸、交互、智能的数字宇宙互为映照。元宇宙这一概念是否能够变现不是神话学关心的重点,而元宇宙所代表的数字时代的宇宙观,则关乎人类未来社会演化带来的心灵、价值和思想图景。本刊特约著名神话学家叶舒宪先生、田兆元先生和青年神话学者张多副教授进行“元宇宙与中国神话学”的学术笔谈,以期开掘中国神话本土资源中的元宇宙智慧,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信息文明的关联性密码,为民族文化复兴提供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的新路径,希望中国版的元宇宙思想要素能够在未来世界的虚拟符号经济发展大潮中发挥作用,体现出本土的特色、本土的声音。

元宇宙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摘要:中国版元宇宙的思想资源,出自华夏创世神话所建构的神话宇宙观,以“一”“元”(“玄”)“天”等关键词为代表,以玄黄二元编码为本土特色。中国版元宇宙有三方面的象征性虚拟内涵,即:玄宇宙(玄道、玄玉)、玉宇宙(琼楼玉宇)、龟宇宙(天鼃)。

关键词:创世神话;天地玄黄;玄玉;黄帝;虚拟幻想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2)01-0001-04

每逢元旦,我国知识人常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贺词表示除旧迎新的美好祝愿。“一元”,作为标志新的时间周期开启的合成词,其语义分别来自“一”和“元”。要说这两个汉字,在古汉语中都和远古先民的创世神话观念密切相关,一般人不会对此间的思想关联有多少深切的感悟。唯有精研创世神话所蕴含的哲学宇宙论的观念,才能有效体悟出

“一”和“元”的时空肇始意义和文化建构意义。

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开篇卷一为“释诂”篇,其第一句释词共列出十一个同义词或近义词,解说则为一个词“始”。可见,华夏的词典编撰者也是被潜移默化的创世神话叙述模型所支配,按照创世的逻辑来编排语词顺序的。而十一个词中的第七个,便是“元”这个关键词:

收稿日期:2021-12-15

作者简介:叶舒宪(1954-),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神话学、文学人类学研究。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1](P18)}

“元”字的甲骨文写法是描画一个侧向站立之人，然后用一个短横线，突出表示人身上方的头颅。这也是《甲骨文编》卷一排在第一页的字。该书打头的三个汉字分别是：一、元、天^{[2](P1~2)}。三者的关联非常明显，没有开辟前的“一”，就不会有创世的起点和活动。创世的一分为二过程，通常表现为天地分离，或称开天辟地。人类个体的生育方式，也是体现为“一生二”的程序，而每个婴儿的呱呱落地，都是头颅先出母体的。这也就说明了《尔雅》开篇训诂的十一个字中，初、首、元、胎、落五个字，皆与人的诞生现象相关。而《甲骨文编》的开篇三个字，则兼顾涵盖着宇宙的创生(天)与人的创生(元)。也许在所有的汉字中，没有任何两个字能够像“天”和“元”这两字那样奇妙：天，其字面的意义是指代大地之上方的渺渺天空，但是其字形却和“元”一样，用人的头顶部位，来暗示两足动物站立姿态之上的天空。许慎《说文解字》云：“天，颠(头顶)也。至高无上，从一大。”《说文解字》又云：“元，始也。从一。从兀。”徐锴《系传》：“元，首也。”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云：

(甲金文的元字)，夸张人的头部；甲骨文因用刀刻，不便于刻成圆形，于是刻成一横画。……人头是元的本义，如《左传·襄公九年》：“元，体之长(首领)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送还)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通‘亡’，避)丧其元。”始是元的引申义。^{[3](P2)}

其实，人类所有民族所讲述的开天辟地和万物由来故事，都隐喻某种从“一”到“多”(或“万”“万有”)的发生过程。“一”，即指创世之前的浑沌不分状态。老子《道德经》则给出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数字抽象序列公式，来概括这种发生过程的始末。这种从神话故事到哲理抽象的转化结果，我们称之为“神话哲学”。创世神话以溯源求本的终极追问，告诉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由来，即所以然，从而奠定特定族群或民族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生命观。由此观之，今日大家常说的所谓“三观”，恰好是由创世神话故事来奠定。1988年，笔者完成《中国神话哲学》一书的撰写，并在导言部分使用 metalanguage 这个术语，译为“元语言”，特指“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4](P5)}

33 年之后的 2021 年，国际流行的社交软件“脸

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也采用“meta”(元)这个词为其公司改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元宇宙”大讨论热潮。同年 12 月 2 日，笔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 2021 年度论坛“创世神话与中华文明探源”上发言，题为《玄玉重光：中国版元宇宙再启》，介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神话学范式在近年来的主要成果《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以《礼记》《楚辞》《山海经》等古籍所记“玄玉”的考古实物对证研究为专题案例，说明距今 5500~4000 年间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以墨绿色蛇纹石玉料为主的现象，从激活一批在博物馆库房里沉睡五千年的玄玉礼器文物，到唤醒一个被国人遗忘已久的悠远的史前文化时代，解说玄玉命名的奥秘，以及“玄”与“元”的通假字关系，用童蒙读物《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表达模式所隐含的华夏创世观二元色编码模型，揭示中国版元宇宙想象的本土底蕴。

若从抽象的宇宙发生论的哲理陈述，回归到创世神话的故事叙述原型，通常可以看到：直接出于先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若干物质表象，即自身能够体现天地分离或一分为二的某种具体物象，如葫芦(瓜)的剖判，鸡卵(或鸟卵、龙蛇卵等)的二分，龟甲的上下二分或鳌鱼足的四分现象等。龟的身体由背甲和腹甲两部分合成，背甲近似圆而隆起，腹甲近似方而平坦，这样的形状，很容易被初民联想为“天圆地方”宇宙模型的生物表征。于是，不仅龟类或鳌鱼等水生动物被先民视为具有宇宙发生论意蕴的神圣生命，而且还给华夏思想传统催生出“玄龟”或“元龟”的神话想象^{[4](P38~39)}，^{[5](P117~123)}，^{[6](P795~821)}，甚至于最早的汉字系统应用场合——甲骨文，也会首先优选出足以代表天地或鬼神的海龟背甲与腹甲，作为通神占卜文字符号的神圣载体。就连后人追根问祖所建构出来的人文初祖黄帝，也要配上一个“天鼉”圣号。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鼉”这个汉字，其实不过是“元龟”二字的上下组合而已。

由于在 2021 年里，媒体最热词语中有“元宇宙”一词，这一年也被确认为元宇宙元年。当今社会中扑面而来的元宇宙热潮，特指由科技创新的虚拟技术所引领的数字经济开发浪潮，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虚拟现实也好，外太空想象也好，其科幻内容产生的原动力，都离不开人类与生俱来的幻想能力。但是，只要回顾历史，自从人类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文明中发展出形而上的哲学思维和科学传统，建构出理性即逻各思的至上

权威,就开始对属于非理性方面的幻想和想象力不断加以贬损和打压。这种对幻想能力的全面贬损和压制,以思想史上最早的哲学家柏拉图宣告将神话史诗的讲唱者荷马驱逐出“理想国”为标志。唯有在形而上的理性权威统治之外的文学和艺术领域,人类幻想能力才得以保留其发挥和生长的园地。如今,当科学与幻想从传统的对立走向结盟和携手共进,虚拟现实的浪潮将第一次借助于新科技手段,全面释放人类独有的幻想能量。笔者为2019年11月在南宁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第八届年会提交的论文《幻想引领人类》,全面反思自七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的发展道路,尝试揭示智人一路向东迁移运动,最后覆盖到五大洲的驱动性神话观念的秘密。

如今,面对元宇宙大讨论中的神话宇宙观问题,需要回溯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中,即重审和重估神话宇宙观的虚拟现实之原型意义,彰显本土传统观念中的幻想资源之价值。由于中国文化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类似古希腊哲学突破或科学突破的轴心时代大变革,没有确立过类似古希腊逻各思的理性至上权威,国人自古沉浸在华夏版的神话宇宙幻想中,其所保留的本土神幻的虚拟现实资源可谓异常深厚,甚至是无与伦比的。笔者据此号召研究者从关注文学的“中国神话”,转而关注文化的“神话中国”。对每个国民所居住的房屋而言,把门的有门神,堂屋中央供奉祖灵,灶房要供奉灶神,灶神上通天国,直接向玉皇大帝负责,每年要定期沟通千家万户的信息给玉皇。就连厕所,也有厕神在管理。据新近出版的刘勰《神圣与世俗之间:中国厕所神信仰源流考》提供的数据,厕神在我国各地的名称居然多到数以百计^{[7](P359~364)}。可以想见吾国先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通过虚拟的鬼神和精灵群体,得以实现幻想与现实的穿越性交织组合的。虚拟幻想,不仅是历代文学艺术家们的专利,就连普通百姓也沉浸在民间信仰的虚拟现实。

最后,初步提炼华夏版的元宇宙观念原型,其基本面向有如下三点,即玄宇宙、玉宇宙和龟宇宙。兹简略分述其象征意义。

玄宇宙,表现为颜色类比编码方面的“天地玄黄”,将玄色认同为一,玄黄两色对应为二。古代著述或从一开始叙述,如老子《道德经》、扬雄《太玄》和葛洪《抱朴子》。或从一分为二开始叙述,如《周易》《千字文》。前者,以《道德经》第一章尾句八字“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为突出代表,以《抱朴子》第一《畅

玄》作为“升级版玄道创世说”典型:

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8](P1)}

玉宇宙,即神幻天界想象的“玉宇琼楼”,道教主神称玉皇大帝,国内各地重要的高山之巅则统称“玉皇顶”。在虚拟的玉宇宙中穿越遨游,以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署名作者屈原的作品为突出代表。其《远游》^{[9](P211~215)}云:

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
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美韩众之得一。
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
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
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
超氛埃而淑邮兮,终不反其故都。
……

闻至贵而遂徂兮,忽乎吾将行。
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
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
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
玉色頍以脱颜兮,精醇粹而始壮。
质销铄以汩约兮,神要眇以淫放。

玉所代表的神圣天界和永生不死意义,在大诗人屈原所幻想的虚拟世界描绘用语中,得到充分体现。华夏思想所突出强调的天人合一理想,原来在玉石神话信仰者的心目中是以玉为天人之间的中介圣物的^{[10](P9~109)}。难怪老子要在《道德经》中点明圣人理想的标志性特征:圣人披褐怀玉^{[11](P174)}。至于《山海经》,则将玄玉的发明权赋予华夏共祖黄帝,此一叙事足以将玄宇宙与玉宇宙二者贯通为一个玄幻本体。

龟宇宙,是先民通过类比联想所建构的虚拟世界观模型,以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玉龟和凌家滩文化玉龟甲夹带八角星纹玉版为早期代表,以龟甲刻字通神占卜的甲骨文汉字为中期代表,以龟蛇合体的玄武大神和驮载石碑的龙龟(赑屃)为后期代表。玄武,作为汉代的四神或四灵之一,有着宇宙结构方面的龟蛇合体联想,代表着生命的冬藏,即万物孕育再

生之母胎意义。玄字有神秘变化的意义,龟蛇的伸缩变化与阴阳交合与化生意义,在玄武神的造型这里,最能体现其虚拟现实的性质。或称之为标准版的华夏元宇宙原型圣物。

根据龙生九子神话传说,其长子名叫赑屃,形状为龟,俗称龙龟,又是一种现实中莫须有的虚拟生物。西安碑林陈列的一大片赑屃驮石碑景观,属于典型的华夏传统版虚拟现实,只不过国人早已经司空见惯,见惯不怪,并没有把这当成虚拟现实。2000年,在河北省正定县府前街出土了一尊巨大的石雕赑屃,重达 107 吨,号称迄今最大的赑屃,现在陈列在正定县开元寺院內,可以作为华夏传统龟宇宙想象的沉浸式体验教材。

无论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祭如在”,还是许慎《说文解字》解说“灵”字的话语“巫以玉事神”,均可表明华夏版元宇宙幻想能力是一笔珍贵资源。先民们通过祭祀礼仪活动的虚拟幻想,见玉如见神,见牌位如见活在天国神界的祖先之灵^[12]。

希望中国版的元宇宙思想要素能够在未来的虚拟符号经济发展大潮中发挥作用,体现出本土的特色和本土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邵晋涵.尔雅正义[M].李嘉翼,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4]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5](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M].汪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 [6]萧兵.龙凤龟麟:中国四大灵物探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7]刘勤.神圣与世俗之间:中国厕所神信仰源流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8]王明.新编诸子集成·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9]屈原.楚辞[M].吴广平,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4.
- [10]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 [11]楼宇烈.新编诸子集成·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2]叶舒宪.祖灵在天:玉人像与柄形器的故事五千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元宇宙”神话叙事与谱系构建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 民俗学研究所,上海 200241)

摘要:元宇宙是科技时代的神话叙事,也是神话时代的精神复归。早在巫者降神的时代,人神杂糅已经开启了现实与虚拟的交融之道。《九歌》时代的祭祀歌会与新时代的跨年演唱会异代同调,说明现实与虚拟的交流乃是人类本质所在。追求肇自太极的人文之元,是理性发展的神话想象。“元宇宙”是现代现实与虚拟的谱系构建,也一定要在谱系学说的整体性、互动性与秩序性的视野中得到解读与约束。“元宇宙”只是一个人类现实与虚拟交流的过程,没有建成的那一天。“元宇宙”只是一个对话者的空间,只是神话时代的人神杂糅的科技版。构建秩序,是保障“元宇宙”有序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元宇宙;神话叙事;谱系构建;整体性;互动性;秩序性;对话空间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2)01—0004—06

收稿日期:2022-01-03

作者简介:田兆元(1959—),男,湖北宜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神话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与非遗保护研究。

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这本是一场科技盛宴的自我标榜,说的是人工智能(AI)的发展,让人的世界与科技的世界融为一体,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难分难解。但是“元宇宙”问题无形中形成了对于人与自然的反思,作为表现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的神话学当然就卷入其中了。“元宇宙”是科学的创造,还是神话的重述?这是一个问题。

年末江苏卫视举办跨年音乐会,歌手周深与邓丽君竟然同台联唱,《小城故事》让人泪目,人们见到了久违的邓丽君的芳容,久久难以忘怀。这是一场“神仙歌会”,邓丽君是虚拟的,但是这一切与真实的似乎没有两样。虚拟的人工智能让人们返回到了人神杂糅的时代,想起屈原《九歌》描述的神人一体的楚地歌会的盛况。歌会视频传到台湾,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海峡两岸、华语世界无不对邓丽君的歌唱表现表示震撼。“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全身都起满了鸡皮疙瘩”,“不知道为什么,听邓丽君说话,有种莫名的泪点”。^①知乎网友围儿称:“一个是虚拟技术让邓丽君‘复活’,与周深同台演唱了《小城故事》和《漫步人生路》两首老歌。可以说,这个节目毫无疑问是今年所有跨年演唱会里,情怀最满的一个。相信有很多人都和围儿一样,是眼中含泪听完了的吧。”^②显然,歌会参与者都将这个虚拟的邓丽君与其本人高度关联了。

这场“神仙歌会”,是2021年“元宇宙”元年最完美的闭幕式,又是新年重要的“元宇宙”时代的开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现时代与旧时代的时间问题瞬间崩坍,融汇一体,而相关联想汹涌而来。

元宇宙是科技时代的畅想曲,还是神话时代的复归?这是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对于中国神话的人神关系稍加梳理,就会发现,所谓的“元宇宙”从来没有离场,“元宇宙”不是时代新问题,而是人类根本问题的再次觉醒。

江苏为古楚地,不仅在战国时期为楚国治理百年,就是反秦的领袖人物刘邦项羽都是今江苏之地的楚人,刘邦善楚歌,项羽自号西楚霸王,也善楚歌。

说这些,是要联系两千年前的楚地歌会。两场歌会,何其相似乃尔?我们还是从两千年前楚地的歌会说起。

一、人神之分还是人神杂糅?

春秋楚地,好淫祀,善歌舞。东汉《楚辞》注家王逸这样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解释了《九歌》的创作起因。屈原改了那些歌词是一定的,因为《九歌》水平太高了。但是,作为一个巫歌作者,也是楚国大巫师的屈原,他对祭祀歌词的处理,并没有“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于讽谏”,而是老老实实在地整理了迎神祭神,以及神人交流之形态。其实,《九歌》及其祭典就是当年的实实在在的“元宇宙”的观念表现及其行为实践。

历代与当代的《楚辞》研究者,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九歌》歌词哪些为神灵所歌,哪些是迎神者所唱?就像每个研究者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每个《九歌》研究者心里的《九歌》形态都不一样。

关于《九歌》十一篇的问题,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认为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到了现代,丁山等人认为《东皇太一》为迎神曲。除了开头结尾各一篇,剩下九篇,合于《九歌》之数,这样《九歌》就是一个人神交流的整体。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里是有些人神分离了,表现出一定的告别总体神话时代的思路,也是实践理性主义的思路。

闻一多先生则认为,只有迎神曲和送神曲才算祭歌,《国殇》是祭祀阵亡战士的,也是祭祀,但是中间八神,都是成对的恋歌。所以在闻一多先生看来,《九歌》简直分了三类。对于《九歌》的表现,闻一多先生说:“这情形实在等于近世神庙中的演戏,不同的只是在古代,剧本是由小神们演出给大神瞧的,而参加祭典的人们只是沾大神的光才得到看热闹的机会。”

① 《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偶像周深与邓丽君梦幻联动,掀起全网热议!》,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41198689&ver=3535&signature=YO0n-1yNitDw2TagCggNA2usGlTTS-Gn*-yPP4R0GwquYd8sqXLrzPhJQ2y4xSe8C3yCK8My*KcrLvlzPwcTM6KXPOjcI8ClbgilarrNneqBPYyvtVIOsYfAQQ0gtOoX&new=1。

② 《如何看待江苏卫视跨年晚会复现邓丽君?》,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8801252/answer/2294363250>。

会而已。”^[1](P454) 这段解释人们都很认同。但是他将《九歌》分为三类,认为只有《东皇太一》《礼魂》和《国殇》是祭祀歌,其他都是恋歌,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于沅、湘流域巫风认识的局限。其实,恋歌何尝不是祭歌? 神神相恋是祭歌,人神相恋也是祭歌。那才是真正的娱神,才是真正的“必作欢乐鼓舞以乐诸神”。

我们尝试选择两首诗歌来讨论这种古代的“元宇宙”表现: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九歌·云中君》)

在这场祭祀里面,主唱的应该是迎神的巫者,前面十二句都是在赞颂云中君之美。云中君降临了,又走了。这也并不是云中君真的来了,而是巫者的身体(尸)接受了云中君的神灵之神性,所以巫者就是云中君本神了。“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说巫者沐浴化妆,迎接神灵下降到自己的身上。“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里的“灵”即神,即云中君,婉转降世了,光彩照人附体到巫者身上。后面的寿宫留连以及帝服龙驾,都是巫者在代替云中君接受娱神的礼仪。远举云中,则是神灵离场。这场祭祀里面,祭祀者对于云中君充满了情感,所以最后两句表达了不舍与忧伤。

这是一场神灵降世的仪式,是一场歌会,是一位迎神的实体巫者,与虚拟降世的云中君,合在一起的一场仪式,跟江苏卫视跨年的实体的周深与虚拟的邓丽君歌会,是不是真的很像? 两千年前的楚地祭祀歌舞,与今天的跨年音乐会,竟然同是“元宇宙”的叙事,历史惊人的相似,只是当年的是神话与仪式,今天的是人工智能。但是,活生生的人,与不复存在的鬼神交往在一起,达到对于虚拟的真实的情感反应,这一本质问题没有改变。这就表明,AI 形象(虚拟人)与歌者同台,跟当年巫者(尸)与祭祀者之间,是同样的人与他者的融合交流、人与自然的交融、人与灵魂的交流。《九歌·云中君》是一篇神话的叙事诗,那今天的跨年歌会就不是吗? 何况邓丽君的亡

灵形象还远比《九歌》祭坛上的托巫者附体的形象更加鲜明。

《云中君》比较单纯,我们再看《少司命》,就会发现两千年前的祭祀歌会上更为丰富的“元宇宙”形态:

秋兰兮麝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孔盖兮翠旒,登九天兮抚彗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九歌·少司命》)

少司命在楚地是保护儿童的神灵,其祭祀仪式场景布置了雅致的花草。第一段是描述少司命降临神堂的忧愁形象,表达少司命的慈悲情怀。第二段则描述了一种挚厚的情愫,人神的偶遇与心灵的律动。迎神者与神的眉目传情,让歌者不能自持,于是有了“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千古绝唱。但是这仿佛是人神不得相接的宿命,“入不言兮出不辞”,这场恋爱成了单相思。少司命所恋,或为东君太阳神,^[2]所以迎神巫者的爱是徒劳的。第三段就是迎神巫者对于少司命在天国生活的想象,甚至是爱的幻想。在云边的云中君,等待着谁呢? 那时与神的恋爱不仅不是亵渎,而是一种神圣的情感。他竟然在幻想着帮助少司命梳洗长发,一起在太阳下晾干。第四段则是回到现实,颂扬少司命除害护育少儿的丰功伟绩。

《九歌》里的歌会,有着极为丰富的星辰大海。这种巫者与神灵者的互动,生动呈现了沉浸在神话时代的楚地文化的特质。《九歌》的神话叙事为我们理解今天所谓的“元宇宙”找到了一个高大的坐标。在《楚辞》的神话世界里,有这样几个重要的特质是

我们需要理解的。

第一,神与人是有所区别的,这是一条前提原则。无论是神话的叙事,还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制作,自我与他者之间是有界限的,不是绝对融合的。人神不分是一种境界,人神之别又是一种境界,而知道人神之别,重建人神合一的叙事,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第二,人神合一始终是一种理想。神是高于人的存在,人神合一是人的境界提升方式,是获取福助的最好方式。第三,人需要保持对于神的敬畏,无论是人神合一,还是人神之分,敬畏神灵在与神的交往中均具有重要意义,除非我们保持对于虚拟世界的敬畏,否则是不可持续的。神话之所以永恒,就是有一种敬畏的能量在支撑。这是我们对于两千年前的楚地人神交流歌会的一种基本认知。

或许,这三条原则在今天的“元宇宙”叙事以及“元宇宙”的实践过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两场跨时空的歌会,都是虚拟世界与实在世界的交流。我们不能把邓丽君或者少司命视为真实的存在,这是人之作为人的前提。我们将这种交流作为一种情感意愿的实现方式,假如我们真的把虚拟与现实等同,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元宇宙”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是感觉的真实世界。真实的世界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人与人的交流方面。“元宇宙”的出入口是开放的,也是需要设置门禁的。

二、肇自太极与人文之元

关于人文的发生,中国古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有一段精彩的表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

天地人的并生,这本来就是一种交流交融模式,

所以刘勰就直接说明了,“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说文解字》云:“元,始也。”这就是说,人文之初始,来自太极。《春秋繁露·重政》云:“元者为万物之本。”一个是原始之意,一个是根本之意,都是十分重要的意思,即人文的初始与根本来自太极。那太极是什么呢?郑玄在注释中这样解释:“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4](P121)}显然,这是世界未分之状。在中国人的思维里,这种混沌状态是起源意义的存在。而其发展还是在于“分”:生与变。所以是易有太极,是生二仪,即天地生自混沌,在神话世界就是盘古开天地,然后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构建出现实的秩序。

当世界由太极而至八卦形成秩序,这已经不是人文的诞生之所了,已经是世界的成品。刘勰要的是“天地之心”“自然之道”,这就是太极。由此看,刘勰的“人文”是一种现实超越。

今天轰轰烈烈的“元宇宙”是如何表述自己的呢?

2021年10月28日,Facebook将公司名改为Meta,这是大型的科技公司进军“元宇宙”的标志性事件。“Meta”是一种超越的表述,有beyond, outside的意思。“元宇宙”的英文表述为“Metaverse”,这个和汉语翻译之间形成一定的差异。汉语的意思是宇宙之初始之混沌状,而英文的意思是现实的超越,有着明确的改变现实的意图。按照彭博社(Bloomberg)的解释,元宇宙大致如此:

扎克伯格梦想中的元宇宙是这样一种地方:每个人都参与到虚拟现实的世界中来,能够瞬间传送,仅通过意识就能让事情发生,有效超越物理世界的限制,进入一个勇敢的、全新的数字世界。这位亿万富翁承认,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

这其实还是科技改变现实的基调,是一种科技的神话,并且具有厚重的商业意识。虽然在元宇宙里具有神话般的奇效,意识可以通过数字化实现其目标,但是这还是数字化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东西。假如最终目的是这样的虚幻沉迷,那跟鸦片有什么不同呢?

① 《Facebook改名Meta,“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41288391&ver=3538&signature=6sBXyw4bBS6CsFJKAnDKtd6nbE-W7pF0EPKMW*R2XSsAT*PQpOV-fQal-N*IWghcRaZ0ZBezAqtvxAH5kOziFW8EAyU1B4v*phziB9U1WS2cOzmjHrEFSbAS4LTs*jXX&new=1。

但是我们认为,“元宇宙”会做得更好,它有太多的人工装置,然而它依然没有走出神话思维的框架,还是那种“人神杂糅”的想象版。传入中国的“元宇宙”概念及其实践,企业界欣然参与,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则应该冷静审视。既然是一个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的东西,那我们也完全可以找到解读的方式,应该对其走向有一个基本的研判,不至于被其汹涌的来势冲昏头脑,迷失方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达对“元宇宙”的基本认识。

一是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我们既要相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又要承认技术的局限。鸡蛋可以孵化出小鸡,但是石头不行,至少在很长的时间里还是不行的。我们可以做出邓丽君的虚拟形象,但是它不会是邓丽君本身,这跟云中君一样,他的真实形象我们也是永远见不到的,见到的只是他的替身巫者。新的技术会不会制造出曾经的生命本身,这大概是与永动机是不是可以造出来一样的问题。意识让理想实现,实现的大概也是虚拟的理想。那么,技术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的实在问题。

第二是人文的基本问题。人们需要神话理想的驱动,走出神话混沌的世界是人类的奋斗目标。混沌是原始起点,分析与分类则是思维与人类的进步。人们需要经常地返回混沌的故乡,但那只是心灵的休憩之所,是艺术的、仪式的表现。我们再次回到刘勰的论断: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缙。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3]

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问题。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的混沌,到“英华日新”的明丽,再到“符采复隐”的淳合,这就是人文神话的路径,就是“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本旨,所以反过来强调“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这是精神意蕴的叠合,并不是现实的迷失。

如果不是艺术的表现,这样日常的“元宇宙”造成的现实迷失,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周深、邓丽君的对唱只是跨年的仪式性歌会,绝不可以走向日常。同样,《九歌》的祭典也是仪式性的。所以,我们是不

是要把“元宇宙”锁定在仪式性的行为中,因为“肇自太极”是不能实现的故事,只是一个神话,那神话还是处在仪式状态才最佳。

三、以谱系性约束“元宇宙”的混沌

“元宇宙”可以在谱系学说中得到解读,并对其形成的失序产生制约。当虚拟对现实产生冲击,这不仅是世界的失序,也是社会的失序。谱系学说的整体性、互动性与秩序性问题,可以应对世界的失序。^[5]这种失序,在谱系学说的整体性的烛照下,只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构成的一个统一体,当整体性的观念得到认同,这种失序也就消失。所以,人神间的亲情关系谱系在昔日是被认可的状态,当人神对立导致这种亲情消失后,再出现这样的人神之恋便一时成为失序。这时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整体性也是相对的、可调整的。

“元宇宙”构建的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统一性,是一种人与世界的谱系关系再造。在人工智能不断进步的时代,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所以人的关系世界扩展是可理解的,也是需要建构的。从谱系学的观念看,整体性观照是克服失序的思维框架。

同样,谱系学说的互动性原则也为现实与虚拟的沟通搭建了桥梁。我们把互动性作为谱系性的存在形式,没有互动就没有谱系。^[5]从谱系学说看“元宇宙”,那就是一场现实与虚拟世界的互动,通过互动,形成所谓的超越性的“宇宙”。互动既是人的精神消费形式,也是商业的实现方式。良好的互动就是“元宇宙”的良好秩序,否则就是一种结构性功能性的失序。

与此同时,“元宇宙”谱系的规则与秩序的建立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规则是这个“宇宙”的保障。这种规则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所以,层次性、秩序性、消费者自我的约束性、“元宇宙”构建者的自我约束性,应该在构建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

“元宇宙”是一个仪式性的世界,还是日常的世界?这是一个问题。

“元宇宙”是构建现实的幸福,还是粉碎现实的生活形态?这又是一个问题。

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着世界谱系的秩序性的原则存在,再大的问题都可以应对。

当照相术发明,一张亡者的照片带给亲人的震撼不亚于今天的邓丽君虚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

照相术的发明就开始了现代的“元宇宙”，因为人们可以将亲人情人的照片带在身上不时拿出来看，甚至放到嘴上亲。这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击破行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照片已经难以满足人们跨越时空的需求，这就需要新的技术。或许，不要太多的时间，虚拟邓丽君又变得不稀奇。所以，“元宇宙”只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今天的“元宇宙”在明天看来就只是小儿科，而当年降神的巫者，就是神话世界的“元宇宙”的生产者。所以与其说彭博社与扎克伯克的所谓元宇宙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如说“元宇宙”永远在路上。夸大“元宇宙”的能效多少有哗众取宠之嫌。

“元宇宙”既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话语，也是神话时代精神的一种复归。它应该是仪式性的存在，能补充现实生活之缺憾，但不是对于现实的替代与逃避。

“元宇宙”是现实与虚拟世界谱系的构建者，它

是一个过程，不存在所谓的建成的那一天。“元宇宙”只是一个对话者的空间，也只是神话时代的人神杂糅的科技版。也许一段时间过后，“元宇宙”会回复到两仪四象八卦那样严整的现实秩序。毕竟，人的现实世界才是最美的世界。“元宇宙”也许会轰轰烈烈下去，也许就是一阵风儿。这个词是否能延续我们不能判断，但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对话将永恒存在。

参考文献：

- [1] 闻一多. 九歌的结构[A]. 杨金鼎, 等. 楚辞研究论文选[C].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 [2] 田兆元. 少司命情倡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4).
- [3] 王利器. 文心雕龙校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4] 林忠军. 周易郑注导读[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9.
- [5] 田兆元. 民俗研究的谱系观念与研究实践——以东海海岛信仰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元宇宙：数字时代的宇宙观及其神话学批评

张多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在 2021 年学界、业界围绕“元宇宙”的大讨论中，一种未来的互联网形态及其虚拟生活世界呼之欲出。“元宇宙”概念天然地关联到神话学一贯关注的元叙事、宇宙观问题，指向讨论人类对“人之于宇宙”这一基本、终极问题的思考。在既有的创世神话表达库藏中，诸如造天造地、绝地天通、换人种、撑天柱神话都在讨论不同层面上的多元宇宙问题，和虚拟、沉浸、交互、智能的数字宇宙互为映照。“元宇宙”这一概念是否能够变现不是神话学关心的重点，而元宇宙所代表的数字时代的宇宙观，则关乎人类未来社会演化带来的心灵、价值和思想图景。

关键词：元宇宙；神话学；宇宙观；虚拟现实；元叙事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2)01-0009-06

元宇宙 (Metaverse) 是伴随着人类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次应用技术迭代，2021 年是其进入大

众公共讨论的节点。从技术角度看，元宇宙大体上是指人以数字身份参与并生活于其中的新型数字社

收稿日期：2022-0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18ZDA268)

作者简介：张多(1989—)，男，云南昆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神话学、民俗学研究。

会。换言之,“世界上没有称为‘元宇宙’的单一技术,元宇宙是现有各种技术的组合和升级,可以理解为‘3D 版的互联网’”^[1]。元宇宙不同于被动体验的虚拟世界,也不是游戏,其中的数字身份主体须付出注意力和创意来获取资源和价值。元宇宙和线下生活世界是两个互渗的平行宇宙。

如果人类踏入元宇宙的时代,日常生活实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颠覆性甚至比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互联网的出现更为剧烈。我们的注意力将进一步抽离现实生活世界,身体将无限延伸至虚拟世界中,生活文化将全面进入虚实共生的语境(context,在 IT 领域也称作“场景”)。当然,元宇宙基础设施对地球资源的消耗将进一步加剧,人类投入互联网的感官能量也将多过现实物理世界,同时,这种人类“内部宇宙”可能与人类对外层空间宇宙(Outer Space)的探索萌生分蘖。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用神话学去观察元宇宙有凑热闹之嫌,但实际上在有关元宇宙的议论热潮中,我们的确能看到那种从混沌到秩序、从失序到重建、从创造到想象的神话学路径。元宇宙就像一个数字社会的创世神话,让人产生“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2]的兴奋。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笔者意不在辨析信息技术、传播学上的元宇宙是不是一场资本骗局,笔者关注的是人类既有的神话学库藏,能够为观察未来数字社会的宏大观念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

一、形而上与虚拟:多元宇宙作为元叙事

依神话学的眼光看来,人类早就围绕着宇宙观(Cosmology)的问题开展了神话描述之旅,或者说宇宙观一直是一个关乎人类存亡大计的“元问题”(Meta Problem)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宇宙”概念本身就有包罗万象、本于太一的含义,而人之于宇宙的关系则是神话表述的核心问题。有关这一点,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各个族群都有相关思考与表述,其思想本质并没有显著的鸿沟。我们试看几个例子,以管窥人类形形色色的对包含着现实生活

世界的“宇宙”的描绘。蒙古族卫拉特人神话中讲,“天将要形成,地将要生长,人将要投胎”的时刻,宇宙蒙受洪灾,蓝色天水中露出原为天梯的须弥山之尖顶,神利用火烧成灰创造大地,使天地分离重建新世界。^①湖北天门的汉族神话说,神因为人类时常攀爬天梯到天界游玩,不堪其扰,于是断绝天梯,向人间播撒庄稼,人类有了活干就再也没时间玩耍了。^②在这两个口承神话案例中,人类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孱弱与渺小,但又不懈致力于探究自身世界之外的宇宙,并体现出连接不同宇宙的诉求。

在更大范围的古典神话案例中,多元宇宙的观点也不乏其例。玛雅人的神话中阐述了五个“宇宙期”,前四个宇宙期皆因灾变而终结,第五宇宙期,众神聚会,希望创造和平的新世界,并以自己为牺牲换来人世的运转,使人之于世成为可能。人被称为“马克瓦尔”,即“凭借业绩所获”之意。^{[3](P416~419)}这种将人类以何种方式出世立世放置于宇宙转换的时空架构中的思想,某些方面与元宇宙所构筑的人类新身份不谋而合。苏美尔人的创世史诗《吉尔伽美什》中讲述了天地分离神话,对此,亚述学家克拉莫尔(Samuel Noah Kramer)提问道:“天空与大地是按照构想被创造的吗?”从另一块泥板中可见,苏美尔人认为天地乃(拟人化的)原初瀛海的创造物。^{[4](P46)}无论是造物还是虚拟,都是人类的想象力的表征,充分表明人类从未放弃想象、设想、构想一个更优化的和可栖居的“宇宙”。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物理世界中从未有一个像元宇宙这样的“造物”如此接近神话中诸神创世的场景。在董浩宇、陈刚的研究中,元宇宙由以下要素构成:社会与空间属性(Social & Space),科技赋能的超越延伸(Technology Tension),人、机与人工智能共创(Artificial, Machine & AI),真实感与现实映射性(Reality & Reflection),交易与流通(Trade & Transaction)。^③这一图谱显示的文化构造,乃由一个既有宇宙中的主体抵达并穿梭于另一宇宙,延伸、连接、创造、映射、交互、去中心,都成为关键节点。

① 姚宝琯搜集整理,原题为《麦德尔神女开天辟地》,见《民间文学》1986 年第 3 期。

② 郭明雄讲述,陈默整理,原收于天门县文化馆编《天门民间故事集》,录自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87 页。

③ 董浩宇、陈刚《元宇宙特征与属性 START 图谱》(Metaverse Characteristics START),2021 年 11 月 18 日,Opensea 区块链确权。

无论是娱乐、行政、贸易、社交，还是艺术、文学、教育、竞技，元宇宙都为其提供了一个平行的可及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当前这种辅助性的互联网，不是文学中的太虚幻境，也不是宗教中的黄泉冥界，而是人可以同时生活于其中的第二现世。当然，这种多元宇宙所构筑的生存语境/场景，就人类思想史而言，并非现代科技的新发明，乃是既有思想架构的信息技术实现方式。在其他的人类生存语境/场景中，也有类似的多元宇宙构造。在笔者所熟悉的云南哀牢山区哈尼族的神话中，混沌宇宙中的母神创造了第一重宇宙供诸神栖居，诸神又创造了第二重宇宙供人间万物生活。在哈尼族的稻作文化中，高峻绵延的哀牢山本身就是一个微观宇宙，森林、梯田、村落、水系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世界体系，天神时常降临人间共度稻作仪典。农人身故后亦需经由仪式返回祖界——口承族史中的黄金国度“诺玛阿美”。多重宇宙标记了每一个哈尼稻农的生命坐标，他们的文化实践主体从生到死都不会只栖居于单一世界里，而是在虚实之间双向穿梭，完成实现生命意义的旅程。

和“形而上”(metaphysical)概念一样，元宇宙也共享“meta”这个源自希腊语的词根，意为“后出”或“超越”。从这种话术来看，元宇宙是想要创建一个超越现有互联网的新天地，于是VR/AR、区块链、脑机接口、5G/6G、人工智能、物联网、Network、量子计算等后起技术就成为造天地的天将们。倡导者希望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超越物理世界的、高交互性的社会系统。“虚拟”是元宇宙的核心语境或典型场景，但虚拟不可能完全超脱物理世界，也即元宇宙不会是一个形而上的宇宙，就像天堂、祖界那样。这就是元宇宙的悖论，一方面要脱实向虚、万物互联、沉浸线上，但另一方面支撑这种“空中楼阁”的又都是现实物理世界的一根根支柱——就像神话里的撑天柱。

元宇宙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但是它有可能动摇当前这种基于物理世界的哲学。虚拟生活给人类自身和社会带来的改变，必然要求经验、意义、价值同步更新。这也暗合了同样共享meta词根的

“隐喻”(Metaphor)一词的那种“带来改变”的意义，元宇宙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可能世界早就蕴含于神话的隐喻中。“隐喻”也恰恰是高度关注宇宙科技与电子传媒的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神话学里的关键词。^①

二、心灵与奇观：元宇宙的创世神话

科学技术专家创造元宇宙的实践，就如同众神造天造地一样，包含着劳动、技术与材料的统筹运用。比如汉族神话中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哈尼族神话中众神用金银铜搭天架，彝族神话中女神用瀛海之水洗净日月的灰尘等，这些都表明“创造”时刻亦不能脱离物质基础。人类不同文明将“宇宙”作为思考文明形态的实体概念，关键是要表明任何引导人类种群永恒存续的想法，都不能将创造力和探索虚无化。正因为如此，元宇宙在其反对者眼中并不具有日常化的可能性，甚至只是为一堆找不到出路的技术创编一个故事，因为鼓吹元宇宙的人大都强调虚拟生活的功利好处，并未回答其带给人类身体、心灵、价值、文明的实质性进步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有的外太空探索、核聚变产业化研究、生命科学研究、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进程，等等，都为人类未来的文明存续提出了具体方案，这些方案看起来是“奇观”，但都不是要将人的生活文化虚化。正如约瑟夫·坎贝尔所言：“科学家一直为我们创造宇宙奇观，这些宇宙奇观使人们产生的敬畏感不仅令人惊叹，而且给了我们扩展心灵空间的启示。”^{[5](P6)} 元宇宙如果仅仅是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对迭代互联网的依赖，那么它也许是一个元叙事意义上的“好故事”，但并不能算是一个革命性的“宇宙”——一个创世神话。

其实，元宇宙最终能否形成今日所鼓吹的这般效果，还不是今日我们批评元宇宙的重点。重要的是，假如今日所构想的元宇宙真的变成现实，会不会如科幻作家刘慈欣所担忧的那样使人类走向内卷(毁灭)，或者说，这种元宇宙对人类心灵的冲击是自掘坟墓吗？

有论者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积累知识、技术和

^① 关于坎贝尔“隐喻”观念的来龙去脉，与他对古印度神话哲学概念“梵”等的研究有关，可详参张洪友《好莱坞神话学教父约瑟夫·坎贝尔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一书的相关论述(如第四章第五节)。

想象力,在构造起元宇宙的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人的心智世界,促进它的构造的变化乃至革命。”^[6]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少人都担忧元宇宙对人类心灵秩序产生神话中那种改天换地般的变革,毕竟在元宇宙里人不再是单纯的肉身,而是结合了数字身份的虚实混融物。“数字传播建构了主体-介体融合的传播人,而虚拟交往则定义了人-物-实践融合的交往人,这是虚拟交往时代的认识论基础。”^[7]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由得想起彝族史诗《查姆》中那个换人种的神话:第一代独眼人因文化缺陷被神所换,第二代直眼人因道德缺陷被神所换,第三代横眼人遂开创文明。换人种神话实际上是对人类内在属性的隐喻,正如罗洛·梅(Rollo May)所言,“神话是我们对相互联系着的外在世界与内在自我进行的自我解释”^{[8](P7)}。

当人类在虚拟互联网世界的感官投入、情绪投入、价值投入、道德投入超过现实世界时,就进入了一个神话时刻,它不同于致幻剂、入迷术带来的片刻“出神”,而是不间断地吞噬人的注意力。这恐怕就是由社会人到机器人,再到数字人的“换人种”。当虚拟生活比现实生活更有价值的时刻来临,我们的生活制度及其心灵投射将发生颠覆,并且我们当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体验到了这种人心的颠覆。我们越来越依赖移动终端的屏幕来感知他人,我们宝贵的人生光阴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经由终端发生的全球连接——这种连接尚未经充分的文明沉淀与哲学省思。

无数听起来是“天方夜谭”的创世神话已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心灵秩序的颠覆性变革并不鲜见,尤其是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剧变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从“火起源的神话”到“嫉妒的制陶女”,从“坍塌与熔炉”到“中国青铜时代”,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到“机器新娘”,从“神话修辞术”到“神话主义”……面对元宇宙,我们没有理由限制人类的想象力,与其隔岸观火,不如未雨绸缪。元宇宙不仅仅是对信息工程技术、信息产业形态、基础自然科学提出的新课题,更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挑战,我们能否先于技术迭代半步而构筑起人类思想、心灵和价值的新港湾?

三、混沌与末日:数字时代的宇宙观

人类的神话尤其关心宇宙的问题。荷兰学者加里奇(Jarich G.Ooetn)的归纳恰如其分:“创世之初

天地一片混沌,不仅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也是极具创造性的状态。许多神话都在解释世界是如何从混沌中形成的,从无序中产生有序,从自然中产生文明。”^{[9](P8)}宇宙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对秩序进行高级表达的大词(large word)。同样的,元宇宙亦是一种对未来互联网社会秩序的构想,抑或是对“秩序的秩序”的想象。

人类天然反感任何一种束缚力量,基于此,我们突破了四肢着地的束缚走向直立,我们突破了逝者如斯的束缚传衍历史,我们突破了物理时空的束缚发明超时空媒介,我们突破了地球引力的束缚走向太空。因此元宇宙也是这种驱动力的产物,我们希望突破二维世界的束缚,走向三维。神话即为这种从混沌走向新秩序的元叙事,彪炳着人类作为高级生命的荣耀,也隐喻着人类始终作为“造物主的造物”的究极悲哀。对此,坎贝尔早有觉察:“神话和梦一样,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所以,神话形象也和梦中的形象一样,虽然来源于物质世界及其假定的历史,但它们揭露的是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希望、欲望和恐惧,是人类意志的潜力与矛盾。”^{[10](P27)}或许,元宇宙的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人类数字社会的契机,思考未来高级数字文明形态将如何锚定于人类的宇宙观和文明进程中。这也难怪钱学森1990年将 virtual reality 翻译为“灵境”,能在2021年的中国舆论中获得广泛共鸣,因为它赋予了技术以文明底蕴。

元宇宙在2021年有了比较实质的进展,多家企业推出了综合性元宇宙平台。2021年8月,美国英伟达公司推出了 Omniverse 基础建模和协作平台,被称为工程师的元宇宙。2021年12月,美国 Meta 公司推出元宇宙平台 Horizon Worlds,意为“地平线”的 Horizon 一词也颇有神话象征意义。同月,百度公司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元宇宙综合平台“希壤”,隐喻中国上古神话中可以无限膨大的神奇造地材料“息壤”。百度对希壤的定义是:“以技术为基础,以开放为理念,同客户、开发者、用户一起,打造一个身份认同、经济繁荣、跨越虚拟与现实、永久续存的多人互动虚拟世界。”^①并且百度特别强调逼真、虚拟、交互、沉浸、兼容、永久这样的关键词。从希壤的用户反馈来看,目前还比较初级。希壤中的一男一女

① 希壤, <https://vr.baidu.com/product/xirang>。

相亲、约会的虚拟示范场景，是当下中国社会异性婚恋焦虑的投射；赛博朋克版的少林寺、三星堆、天宫空间站、土味广告、AI 造汉字，也都是现实世界里中国故事话语的延伸。

类似的元宇宙产业化布局在中国还有很多案例，有意思的是，不少厂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神话元素作为其符号。2017 年，网易成立子公司“网易伏羲”，从事游戏与泛娱乐 AI 研究和应用，^①其商标是一只三足乌。2021 年 8 月，网易伏羲发布的元宇宙平台“瑶台”，是专注于举办大型活动的虚拟平台。2021 年 12 月，腾讯音乐娱乐集团（TME）推出虚拟演唱会平台 TMELAND，阿里巴巴成立子公司“元境生生”。2021 年，有关元宇宙、元太空的商标注册量也大幅增长。虽然很多人批评“国产元宇宙”离科技评论家们口中的平行世界还相去甚远，但全真互联网（马化腾语）确实是发展的大方向。也有人建议去掉“宇宙”的噱头，改为“元网络”“灵境网络”。但从希壤、瑶台、元、元境、全真、宇宙这些神话名词可以看到，互联网从业者眼中的新一代互联网，就是一个宇宙观范畴下的生活世界，他们的抱负绝不仅仅是技术与资本，而是社会迭代。

当人类数十个小时沉浸在元宇宙里，他们对霜叶飘落山溪的寂静、北半球冬夜空中的猎户座、墙角缝隙间爬行的蚁队、蒹葭苍苍中摇曳的怦然心动……会越来越陌生吗？当人类已经成为元宇宙里的原住民，他们会面对一个个计算机起源神话、燃油汽车文物展、火星探测英雄史诗、口腔进食古生物研究……而获得新的历史洗礼吗？当数字系统无处不在，虚拟与现实无区隔，智能生命成为创造力主体，知识以三维数据形式涌现……我们是否就完成了改天换地一般的社会迭代、文明迭代？这一切其实并不遥远，我们正在快步疾走，从“人类世”（Anthropocene）奔向“数人世”“虚拟世”。这种场景业已构成一次创世事件，让我们对“换人种”“绝地天通”“洪水遗民”神话的理解多了一丝现实感。

如果再进一步，元宇宙是否能够超越肉身的死亡宿命，而以硅基生命或数字形态得以永生？或者用吕克·费希（Luc Ferry）的提问方式是：“这种宇宙观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满足救赎问题的要求？”对

此，他从希腊神话中看出一种回答方式：“宇宙——宙斯创造的秩序，以及哲学试图向我们揭示的、以便于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自身位置的秩序——本身是永恒的。”^{[11]（P28）}元宇宙设想所带来的混沌和秩序问题不仅仅是针对社会生活场景的，也是针对人的精神世界和孤星地球的，具体来说关涉的是意义的格式化与再定义、价值的维度重构、经验及其所构成的生活世界的迁移与适应。“元宇宙”这个概念本身也许是一场科技资本皮影戏，但是这背后的宇宙观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它指向的是混沌、创世纪、永生和末日。

回归现实，从官方的理性声音也可以看出政府对“元宇宙热”的看法：“通常说来，元宇宙是基于互联网而生、与现实世界相互打通、平行存在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可以映射现实世界，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它不是一家独大的封闭宇宙，而是由无数虚拟世界、数字内容组成的不断碰撞、膨胀的数字宇宙。”^[1]作为流行概念的“元宇宙”，不过是对 2020 年新冠肺炎世纪大流行导致的虚拟生活陡然深化，并由此引发的对未来线上生活世界畅想的一个概念性回应。说到底，元宇宙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支撑，但元宇宙激发起我们对神话哲学的回顾，让我们在神话学范畴内虚拟了未来可能的心灵与宇宙观。

在目前最接近元宇宙的行当里，娱乐、社交、工业互联网和电商都正在开始让生活变得更加快捷、精准、魔幻，至于这种加速对人的精神世界发展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还有待更长时间的观察。而这也正是神话学能够供我们早半步开展思索的用武之地，在人类的神话库藏中，多的是“教人重新做人的智慧”^{[12]（P148）}。

参考文献：

[1]管筱璞，李云舒.元宇宙如何改写人类社会生活[EB/OL].https://www.ccdi.gov.cn/toutiaon/202112/t20211223_160087.html, 2021-12-23.

[2]（美）Ray Kurzweil.奇点临近[M].董振华，李庆诚，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3]（美）塞·诺·克雷默.世界古代神话[M].魏庆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美）萨缪尔·诺亚·克拉莫尔.苏美尔神话[M].叶舒宪，金立江，

① 网易伏羲的研究方向包括强化学习、图像动作、虚拟人、自然语言、用户画像、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等。已拥有数字人、智能捏脸、AI 创作、AI 反外挂、AI 对战匹配、AI 竞技机器人等多项行业领先技术。网易伏羲，<https://fuxi.163.com/about/>。

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

[5](美)约瑟夫·坎贝尔,指引生命的神话:永续生存的力量[M].张洪友,李瑶,祖晓伟,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新闻界,2021(10).

[7]杜骏飞.数字交往论(2):元宇宙,分身与认识论[J].新闻界,2022(1).

[8](美)罗洛·梅,祈望神话[M].王辉,罗秋实,何博闻,译.北京:中

国人民出版社,2012.

[9](荷)加里奇·G.奥斯腾,众神之战:印欧神话的社会编码[M].刘一静,葛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10]Joseph Campbell.The Inner Reaches of Outer Space:Metaphor as Myth and as Religion[M].Novato: New World Library,2002.

[11](法)吕克·费希,神话的智慧[M].曹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2]叶舒宪,神话意象[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激活中国神话元宇宙的高峰论坛

——“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 2021 年度论坛——创世神话与中华文明探源”综述

陈舒凡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中华创世神话构建了中国传统语境的“元宇宙”,在推动华夏文明进程,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形成的过程中意义重大。作为新时代上海市启动的文化品牌工程,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成果丰硕。论坛以“创世神话与中华文明探源”为主题,首次向公众展示已出版的成果共计 16 部(23 册)书,展示了中国创世神话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及整体风貌,彰显了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中的四重证据法和“文化文本”新理论的学术引导作用。

关键词:

元宇宙;创世神话;文明探源;文化文本

分类号:

B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 (2022)01—0014—04

2021 年 12 月 20 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华创世神话”暨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承办,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协办的“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 2021 年度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成功召开。本次论坛以“创世神话与中华文明探源”为主题,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

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神话学研究院前常务副院长杨庆存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神话学研究院院长顾锋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小文,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王宁,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

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叶舒宪等致辞。来自北京、四川、上海三地的四十多位神话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线下加线上展开热烈讨论。

杨庆存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本次展示中上海交大神话学研究院承担的研究工程子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专题·玉成中国”的五部专著。他指出,借助于新中国考古大发现的玉礼器文物,全面讲述万年以来的中国故事,是对国家领导人有关重讲“中国故事”和“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学术回应,也是激发当下全民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的学习教本。

顾锋教授肯定了上海交通大学团队完成的“玉成中国”系列专著和1部创世神话文献精选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认为该工程的实施是政府与高校协同创新,既有力推进了神话学的学术发展和中国文化理论建构,又能为上海市的文化建设贡献学术智慧,为上海市重大项目后续研究的展开和文创产业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任小文副主席报告了该工程正式出版的16部书(23册,含6部研究专著、8部文献资料汇编和2部田野调查报告)的学术意义和市场情况,总结了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实施以来在学者群体、组织实施、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创新诸多层面的经验成效与收获,倡导要进一步把本工程的学术成果出版好,传播好,利用好,并将中华创世神话和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深入开展下去。

王宁院长总结了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中华创世神话考古专题·玉成中国”系列丛书的特色。他认为,经过四年的努力,神话学研究院已成为中国本土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学术重镇。通过考古出土的文物来讲述华夏文明起源,重新认知华夏文化精神,必将为当前教育部启动的新文科建设提供实践经验与文化智慧。

最后,叶舒宪教授结合新出版的《玄玉时代》一书,阐述了上海市启动的中华创世神话研究选择“中华文明探源”的原因,以及为国家重大学术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路径。他指出,中国创世神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信仰的“元宇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意义。

二

自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其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首次提出“元宇宙”概念以来,“元宇宙”为人类拓展想象边界,建立新型宇宙观提供了范式。叶舒宪教授认为,“元宇宙”之“元”字不仅代表了开端与初始,又带有“再出发”“再开始”之意,故而经典神话无疑是重构当今社会“元宇宙”的宝贵资源,而以“玉”为中心的中华创世神话,则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元宇宙”,是推动华夏文明进程,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源泉。因此,对创世神话的研究既能够填补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空缺,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培根固源的基础性工作。论

坛中,专家学者从各自专业背景和研究领域出发,并结合此次项目出版的研究成果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典的神话形象(意象)的再解读,展示中华神话中创世的“元宇宙”元素。上海社科院的毕旭玲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大禹创世神话》一书的研究思路与内容。本书按时空线索,梳理了大禹创世神话的时间和空间谱系。大禹神话在青铜器、祭祀、汉画像等多重材料上留下了痕迹,而其中的叙事始终沿着“华夷一体、夷从夏出”一脉展开,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观念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中华火神与中华文明之源》从火的神话开辟新见。火的使用产生了不同文明的分野,中国的火神神话则包罗了语言、文字、仪式形态和景观的不同叙事;创世神话、日月神话和造物神话中都有火神的身影;青龙、火龙、朱雀、凤凰等图腾均与火有关;火神的谱系扩展到了天神、祖神、龙神、创制神、创物神、医药神、灶神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火神信仰在当代也日益公共化、地方化,如抗疫中以火命名的“火神山”方舱医院,展现“火”作为高科技的象征。可以说,火和火神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对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上海社科院李宏利《道家创世神话图谱》一书围绕道家的“三清”(玉清、上清和太清)和“四玉”(东南西北四方的神灵)展开。全书前半部分围绕三教源流、正统道藏、历代神仙传等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出土的汉代画像石、雕像、版画、壁画,探讨了道家老子《道德经》和佛教的创世神话。后半部分则围绕全神图等画像,聚焦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中国社会上层阶级的神仙信仰系统十分严密,有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但民间出于趋利避害的需要,对儒释道等不同信仰并不加以区分。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上下层神仙信仰的分化。总之,此书是对创世神话人物图像谱系的扩展。

二是从“四重证据法”中的考古实物(四重证据)出发,深入挖掘器物、仪式背后潜藏的信仰模式和文化基因。中国社科院王仁湘研究员《玉琮象征性漫说》,对“玉琮”这一礼器的考古发现和文化内涵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梳理。龟甲作为神物,一直是尊贵男性的随葬品,但此种殓葬功能后被玉琮所取代,如良渚文化和汉代金缕玉衣中的宗涵等。而在《周礼》所称“裸祭”的礼地仪式中,玉琮和龟也有着共同用处。因此,玉琮的主要源头指向龟,之后有了象征帝

后的含义。从象形到抽象,琮是“龟”变的结果。中国社科院易华研究员《从玄玉时代到红玉时代:周人尚赤中国红》,以周代标志“红玉”即红玛瑙珠为研究对象展开。周人尚赤,周朝不仅尊崇赤鸟凤凰红玉,也流行朱砂大漆,开启了中国的“红玉时代”。中国的霸国墓地、妇好墓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红玛瑙珠,而在印度、埃及、希腊出土的红玛瑙珠与中国的肉红玉髓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红玛瑙珠不仅反映了周人尚赤风尚,也是东亚融入上古世界体系的体现,更反映了古代文明世界的共性。四川省社科院副教授杨骊《玄鸟生商:商代玉器的神话考古》,突破了传统以青铜器为主的商代研究,通过商王由生至死的循环,寻找华夏神话的原型物证,并结合神话与考古的立体释古方法对商代玉器进行考证。本书的一大亮点是搜罗了周代遗址墓地出土及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商代玉器,与商代玉器图像进行神话和民俗学材料上的互证,秉持了从大传统到小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殷周之变、玄鸟生商、鱼龙神话、商王之死等叙事展开阐释。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专家唐启翠副教授《禹赐玄圭:创世神话与文明探源联通对话的一个视点》,针对古史与神话混而不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器物视角展开文献、文字与文物的对话,在神话与文明探源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禹赐玄圭上溯斧始初开(神权-君权-父权),下启赤乌衔圭(天命符瑞)、青圭礼东方(礼器)、土圭测影(授时)、析圭以爵(命圭)、圭璋挺秀(德)等,构成一部可用实物见证的神话历史,这也是一部以礼制文明核心礼器贯穿的精神观念史。虽然对究竟何为夏禹“玄圭”尚有争议,然平治水土-功成赐圭却成为诗书礼及历代史志等不断追述和祈慕的禹功禹德和圣王开国的标志性叙事模式。

三是充分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探讨文化文本与口传活态文化、田野调查、考古实物和图像材料等相结合的路径,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山东理工大学张晨霞《帝尧创世神话图像》,分别从时间上的久远有序、图像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元、艺术风格之变及现代景观与仪式四个方面,论证了帝尧神话图像世界的“厚重、博约、华彩”特征。首先,帝尧神话图像在历史特征上体现了正统性、多元性和主体二元共生性。而在当代,帝尧神话图像也经历着复兴和重构,体现出从正统性到地方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兴化、帝尧图像的景观化和仪式化等特征。此外,本

书还希望通过借助民俗谱系理论,尝试对现有资料进行图像叙事谱系的具体实践。中国科学院王京《田野调研与数据采集视角下的盘古文化动态》,通过对当下社会和民间讲述的实际调研,试图进行盘古活态文化新证据的挖掘。而在数据采集方面,本书的创新点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数据进行跨空间、跨时间、跨地理、跨民族的对比考察,勾勒出盘古神话的地理分布情况。盘古文化在当下社会有着丰富的遗迹实体、历史脉络和崇拜载体,充分体现了盘古神话“形散神聚”的特点及其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苏娟参与了中华创世神话盘古编的调研及《盘古创世神话图像谱系》一书的调研和编撰,以《多民族认同的盘古创世神话图像叙事》为题,从三个方面展开汇报。首先,盘古创世神话包含了天地开辟、垂死化身、洪水再生等三个主题,主题的嬗变体现了人对自我生活世界观照的觉醒。其次,从语-图互鉴角度看,盘古创世神话图像存在多种呈现样态,以创始图像和盘古权力象征图像为代表。最后,盘古神话在现代还存在于祭祀仪式和文化产品消费等方面。盘古神话帮助构建了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对于构筑民族文化共同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是对本次论坛中展出的项目成果及意义做出评价。其中,有立足宏观角度考察项目及丛书整体学术价值与意义的。如中国社科院王宪昭教授简要介绍了新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华创世神话选注》(1—6卷)。此套丛书以文献神话、口头神话、文物神话、民俗神话和新媒体神话为收集内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力求多角度呈现神话的不同形式。为便于归类检索,本套丛书将创世神话分为7类并单独排序、补充信息,体现了体例和编撰上的创新性、体系性和开放性。上海交通大学访问学者祁志祥教授以《从〈玄玉时代〉看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成果的重大意义》为题,简述了此套丛书的重大意义。首先,“玄玉时代”“玉器时代”等概念的提出,将有文字记载的中华三千年文明史向前推溯,拓展了对青铜器时代以前的华夏文明源头的认识。其次,丛书通过对中华民族用玉情况的细化研究和大量实物照片的例证,揭示了上古玉文化历史的流承,是对玉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的文化与审美意义和历史地位的全新揭示。最后,在方法论层面,丛书始终贯彻以传统文献、出土文献、民族学材料和考古发掘的器物及其图像构成

的“四重证据法”，通过以“玉”为代表的静态器物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深入叙事，体现了四重证据法在学术上的革新意义，具有非常高的历史底蕴和学术含量。上海大学林少雄教授以《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的学术引领价值与当代文化意义》为题，首先肯定了本项目的引领价值，即在中华文明之基因溯源、中华文明文脉历程研究、建构“物证优先”原则、新文科时代综合性学术研究规范和四重证据法的细化和深化上的巨大作用。其次，林少雄指出了本项目对当代文化的创新意义。在体制上，本项目体现了行政化管理和学术化制定并行的创新；在内容上，本项目实现了学术共同体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构建；在观念上，本项目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创新联系。最后，本项目在对玉文化及学术领域深入挖掘的同时，将视野引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化共同体，实现了由学术至文化空间的拓展创新。

也有学者从小处入手，就系列丛书中的具体书籍做微观阐释分析。如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神话学研究专家刘思亮老师《“物证优先”原则检讨：以〈玄玉时代〉对华夏文明的探源工作为例》，讨论了创世神话的研究范式问题。出土文献和传承文献的自身缺陷使创世神话研究陷入困境，因此必须将目光转向物证。能成为“物证优先”的物证必须是人参与创造的、历史的、前后相续的，但所谓“物证优先”的原则，并非彻底排斥或摒弃文字、文献的历史书写功能，后者反而应该成为前者诠释过程中的辅助材料和有效边界，而对诠释“边界”的把握则是核心问题。《玄玉时代》一书为避免过度诠释，提出了“文化语境”或“再语境”的概念，将文化作为一种文本来解读和研究，对诠释的“边界”进行了尝试与修订。但文化语境或者再语境的工作值得进一步细化，这需要几代人不断努力。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专家胡建升副教授《文化原型研究的中国范式：论〈盘古之斧〉的学术意义》认为，叶舒宪《盘古之斧》一书完全摆脱了文字文本的束缚，构建出文化文本的外延演化史。全书的最大特点是将文化文本与一百多万年前的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对接，突破了文字文本的时间界限。另一方面，本书在叙事时注重器物材质的流变，从石斧、玉斧，再到青铜斧钺，材质不断变化，但是华夏文明的神话信仰是千年不变的。本书尤其注重通过文化文本来发掘潜藏其下的原型结

构，如书中提出的“石质-玉质”，即石材与玉材、深色与浅色、玄钺与黄钺的二元文化对立结构，无疑对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复旦大学教授刘耘华以《凝聚文化血脉，重寻中华自信》为题，对叶舒宪《玄玉时代》一书进行评析。刘耘华首先高度评价了书中使用“四重证据法”解读器物的勇气，和运用比较宗教学、神话学、图像学等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的广阔视野。其次，“玄玉时代”的提出，不仅有观念、神话传说、器物、考古遗迹上的依据，还建立在作者十多年田野调查所收集的玉器材料基础上。最后，“玄玉时代”从玉器中窥探了文化核心即宗教的问题，对中国“玄黄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宇宙观做出了新的发掘、诠释和总结。

总结本次论坛内容，可以看到中华创世神话不仅构建了华夏精神与文明的“元宇宙”，也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人类学方法论“四重证据法”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自身体系。中华创世神话不仅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挖掘与开发。本次论坛所总结的项目成果与开拓意义，在探寻历史真实，重建失落的文化文本之脉络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本次研讨会闭幕式由叶舒宪教授做总结发言。他先向与会的各位再次致谢，也指出全系列图书出版还需付出艰苦努力。随后，任小文副主席进行总结。他指出，本次论坛是对系列工程的阶段性总结，为的是达到学术力量更大的团结。下一步，要将学术成果的出版、宣传、应用、开发做好，凝聚更大的力量。

本次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们深入交流讨论了原初神话编码在构建华夏文明“元宇宙”方面发挥的奠基作用，也深入研讨了如何开拓中华文明起源与华夏精神研究的问题。总结此次项目学术经验，形成一定的研究共识，必将有益于建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话语系统与理论体系，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根固本，文化铸魂，增强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做出上海贡献和学术贡献。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